尚書辨解

尚書辨解卷六

召誥

召誥者召康公告成王也周公營洛邑為東都召公以大保為司空掌營建因周公自洛西歸作此以達王本為營建作而無一語及營建惟拳拳夏商之興廢與受命之脩短勸王敬德畏民所天永命首言殷民藏瘝籲天終言王末有成命王亦顯隱然謂國家延歷不在都邑在君相敬德上下勤恤而因周公以達王亦君勃忠告于周公云爾按史東都之建非獨成王周公意也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謂周公曰自

洛汭延于伊汭居易無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瞻有河粤瞻伊洛毋遠天室將營周居于洛邑事未就而武王崩周公懲四國之亂西京偏安欲乘東征餘力克成先志召公以為大難初殄瘡痍之衆不得少休冲人初服將啟其好事之端故以敬德諷王因公納誨亦守成之至訓也然此一舉也惟此一時失此不為天下已定人情偷安二公亡則東都不復可作矣卒之幽王罹犬戎之禍九廟不祀東都一綫延祚八百夫非周公貽之與雖然無洛邑平王亦不至舉岐豐棄之祖父美別業故不肖子[illegible]

去其堂構是故曰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德乃早墜厥命。亶其萬世守成者所宜服膺也夫子刪書以召誥先洛誥旨深哉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

殷庶庶殷丕作

篇首序營洛月日不及年以洛誥金縢考之蓋成王之六年周公東征歸之次年也二月周正建丑之月也旣望望後十有六日庚寅也越六日乙未二十有一日也朝早也步行也周鎬京也豐文王舊邑在鎬西二十五里文武廟在將以營洛告于廟也太保召公也先周公至洛相視居宅越若來者不記啓行之日而擬之之辭三月丙午初三日也月初生爲朏越三日戊申初六日也是日之朝太保乃至洛古人大興作必卜卜而後經營以定衆志也經營者經畫營

度其城郭廟社朝市之位也越三日初九庚戌經營定大保乃以東土殷庶民攻治所經營之位于洛汭水北曰汭越五日甲寅十有三日也營位乃成翼日乙卯十有四日也是日早周公至洛徧觀新邑營位越三日丁巳十有六日也公代王告天于郊用牛二上帝與配享各一也是日郎公洪大誥告康叔諸侯士民之日越翼日戊午十有七日也祀后土于新邑牛羊豕各一用大牢也越七日甲子二十有三日也是日早周公以攻作之事書于冊分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國均作既命庶殷乃大作稱殷者東本殷土東

人本皆殷人也商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紂都朝歌去洛邑纔四百里豈必朝歌之民始爲殷庶邪殷亡猶稱殷者從初且志戒也世儒謂以叛民供役聖人豈疾其民而勞使之乎非也說者拘此遂謂先遷殷民後作洛邑尤非也丕作大作也郊天告地而後板鍤大興是年十二月功乃成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

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句厥終智瘝在夫句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

東役丕作召公留洛周公將西歸召公欲納誨于王因諸侯奉幣召公并以誥錫周公達王也曰以下皆誥辭拜手手至地稽首首至手也旅陳設而獻也乃御事指周公之執事者本告王而因公因公而又自御事自御事而又託告庶殷其姚也如此元子指紂也言周受殷命無窮之美亦無窮之憂不可不敬蓋天雖永絕殷命然殷先哲王在天其子孫與民今雖

服從周命終以智包藏瘝痛在匹夫之心皆知保抱攜持其妻子以哀號于天往欲亡去又被拘執天以此亦哀憐四方之民予奪未定今欲其眷命須用勉懋乃可以固結天心王其速務敬德不可緩也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耇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諴（咸）于小民今休句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碞（岩）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

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

此舉夏商二代興亡之故反覆戒王以敬德也相視

也迪啓佑也從子傳子也相視有夏天迪與子保受禹嘗面考天心順若其後王不敬今已墜從子之命相視有殷天迪格正夏命保受湯嘗面考天心順若其後王不敬今已墜格保之命天心無常祖德難恃如此惟老成稽古達天今沖子嗣無遺壽耇以稽古人之德況能稽古德即能稽謀自天可遺壽耇乎誠誠也今休即受命無疆惟休也小民即知藏瘝顧天之民言小民可畏正在今休王豈不能誠念于小民今休乎即無疆休亦無疆恤之意王若有不敢後之心惟視其可畏于小民之[illegible]不至于[illegible]矣若險

世令王來營東都欲紹繼上帝自服事洛邑以下之中公旦亦曰其作大邑自是可對越皇天敬事神明自是可宅中乂治王其有此成命以治民即謂今日無疆之休乎是未易也王必敬以脩已先服其殷士之御事者蓋殷士難服王猶知畏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王乃縱性自恣非所以進德也王當節制其性常若譬人介于其側勿恣喜怒勿狎近習孜孜敏德惟日其邁王其敬之夫德有吉有凶王作德當作其所不可不敬之德蓋天不可不敬民不可不敬左右近習不可不敬王身心不可不敬敬則吉不敬則

凶敬則德不敬則失是所謂不可不敬之德也視作大邑不爲尤急乎所謂不可不敬德者不可不監視夏不可不監視殷也監視殷夏自知不可不敬敬則雖促亦延不敬則雖延亦促不必問其歷年但問其敬不必問其命延與不延但問其德敬與不敬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今王嗣受厥命亦惟以殷夏之受命者繼嗣君事耳蓋皆不能合敬肆爲脩短也功事也凡人脩短定自初生王今初服如人生子罔不在初初生賢哲則終身賢哲今天其將命爲哲乎其命爲吉爲凶乎其命歷年爲脩短乎我皆不敢知知今

我初服而已初服能敬則為哲為吉爲歷年求不
則反是所以不可不敬也
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其惟
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句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句
其惟王位在德元句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上
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
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
之讐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
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今王宅新大邑雖有成命配天毖祀中乂非祈天永

命之本也惟王其速敬德其惟德之用可以祈天永命耳欲敬德莫如保民保民莫如慎刑其惟王勿以小民淫泆作非常王亦敢于殄戮謂用此治民爲若有功乎夫多殺爲功非功也其惟王位在長人德本體元小民乃惟德爲儀刑以此用于天下于王其光顯矣上能勤勞憂恤乎下下亦勤勞憂恤乎上上下交相勤恤庶幾曰我受命歷年大類有夏乎不減有殷乎民心所願天命亦歸故我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然後可以配天祭祀中又無疆惟休也拜稽首以下祝願之辭予小臣召公自稱也王之讐民即殷民

[illegible]瘝顥天者百君子殷御事也友民周家友順之
[illegible]以讐民言明德以友民言保安承受皆平定
[illegible]無也成命卽王厥有成命言入心如此雖王
無成命王亦光顯矣今我非敢自以營洛爲勤勞惟
恭奉此幣用供王之祈天求命而已納誨而曰供幣
謙也

洛誥

洛誥者。史逸承王命。記周公宅東都之事。謂之誥。中多周公告成王語。語非一時。而皆營洛事。故曰洛誥。自周公拜手稽首以下。公初在洛。遣使歸報成王之辭。周公曰王肇稱殷禮以下。洛邑既成。公從王至洛。祭告之事。公曰已汝惟冲子以下。朝享頒賜。而公誨王之辭。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以下。王贊公留公于洛之辭。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以下。公承命後。洛之辭。伻來毖以下。王歸。公在洛。將遷殷士于洛之事。戊辰以下。史逸總記其事之歲月日也。先儒誤

以爲一時事求之故疑其有脫簡耳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王句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句作民明辟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來以圖及獻卜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洛誥繼召誥作故不復記日月因于召誥也此一節即周公乙卯朝至洛達觀新邑營遣使西歸復王之

辭。拜手稽首。遣使之禮。如親覲王也。朕公自稱。復報命也。予明辟王稱成王也。予者冲人之稱。明辟王猶言明天子。詩云載見辟王。孔註以予明辟為句。謂周公前此攝政。今以政復還王。非也。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卽詩云不敢康。夙夜基命之意。言及天始基命而安定之。汲汲之意也。予公自謂。胤繼也。保大保召公也。公言已繼太保往大視洛邑。其何地可爲基作明君之居乎。乙卯卽召誥所記公至洛三月十有四日也。師衆也。洛師猶言京師。河朔河北也。黎水在河北。商都河北。故先卜。不吉。澗瀍洛三水皆在河南。澗

水之東瀍水之西洛水之北新邑王城在焉故曰惟洛食食者以墨畫龜板灼以火折從墨曰食則吉也瀍水之東下都成周在焉所謂東郊也亦在洛北故又卜亦曰唯洛食也伻使也圖洛地圖獻卜以卜兆辭獻王也王拜稽首答公之禮也曰以下復公之辭公言王如弗敢及天基命故王推公不敢不敬天休來相宅也公言其基作民明辟故王言與公同休也公既定宅以下答獻卜之意視示也言公示我以卜兆休美永吉我與公二人共此貞吉也洪範稽疑占用二曰貞曰悔悔凶而貞吉也公此舉其將以我萬

億年敬天休命拜手稽首謝公教言也按王言匹休
言共貞則已有與公東西分治之意矣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予齊百工伻
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
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
其絕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伻嚮即
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
此記公告王肇祭新邑之事史以公言代敘事也肇
始也稱舉也殷盛也七年正月王來新邑烝祭四時

之祭惟烝備物爲大享故曰殷咸皆也秩常祭也無
文言新邑始祭無舊典可據也故予整齊百官使從
王于成周予惟曰庶幾供有事王就命我曰但記其
有功于新邑者爲主以營新邑功論官助祭也汝者
公述王命已之辭王惟命我曰汝受命勤篤輔弼大
相東土功自汝始乃汝其悉自教爾執事臣工助祭
可也孺子謂王家人叔父之稱對祖考在上而言也
重言其朋者慨王失命也偏黨曰朋奉此命以行則
用人不公始政若此如火燄燄不息厥攸爚灼歷敘
不其絕乎其順若彝常偏及撫事之臣如予所齊在

周百工往新邑伻從者嚮用之卽有平日在官僚精明振作有功及惇厚寬大老成餘裕之臣雖無新邑之功使亦得供事則王永有辭于百官無偏黨之失矣蓋假廟盛典新邑肇祀諸臣皆以有事爲賢禮天子試士射宮比于禮樂中多者乃與于祭數與祭則有慶數不與祭則有讓故人臣以與祭爲賢奈何偏及東人盡以冢宰官屬充之乎王蓋敬公而不知其不可故公誨之

公曰已汝惟冲子惟終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

曰不享惟事其爽侮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汝乃是不蘉忙乃時惟不永哉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玆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

此公教王敘官行賞之事新邑肇祀百辟來享故有頒賞之典已汝惟冲子言未諳練也惟終言當圖厥成也天子爲百辟之宗其賢否順逆須教識之同一來享而玉帛庭實物也溫恭不侮儀也忠貞不爽志也儀由志生物以將儀而後成享苟物多儀少彼共心惟曰不享物雖具而志不用雖稱貢虛禮非純臣

也故曰享亦識其有不享此之不識玩惕成風凡民
惟曰上可不必享惟事其奚侮且蓋鑒別明而後須
賞公王令須賞凡冢宰之職我所聽者不敢失序乃
惟孺子所頒或有近侍私恩我不暇聽者教汝于匪
失民彝汝乃不勉豈求終之道釁勉也賞必先德厚
敘乃正德之爻罔不順于所教其誰敢廢乃命而不
從乎蓋諸侯述職以民事爲先茲我其擇力農者厚
敘之明示天下以農政之當先彼勸農之君寬裕我
民民生旣遂自勿遠往正爻所以當篤敘也周家力
農開國幽風七月丁寧稼穡小雅楚茨大田幽厲所

以不克先業也古王者巡狩諸侯田野治土地闢則有慶商頌殷武稼穡匪懈箕疇八政治先農食故東都朝會勸王明農以享百辟無逸所以繼此而作也說者謂公有歸農之志謬矣

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冲子夙夜毖祀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句公後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迪句將其後監我

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祇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此記王將西歸留公後洛之辭王四請而公不答王意愈懇而公沈思其當也開示曰明詷護曰保稱舉也公舉其大明之德以我小子對揚文武之光奉答天命也不爭曰和不變曰恆居師安衆也惇宗孝先也將禮秉禮也稱秩秩舉祀也舉大祀新邑無舊典而公皆制禮秩祀也旁無方也易曰旁行不流穆穆幽深意迓引導也衡平也公不動聲色轉移開導使我

得其制事之衡不迷于文武勤勞政教皆公明德勤施之功也予冲子復何爲哉惟夙夜愼毖守先祀而已王曰者公不答而王再言也言公之功不但啓迪冲人爲篤厚即凡天下之事公無有不若是勤篤者也予退即辟于周命者王言已將西還即位受命于周也公後請公留洛也或云封伯禽非也後猶留也論語曰三子者出曾晳後迪亂開治也言令四方多事賴公迪治未定所以尊公之禮亦欲借公勤施未能救止公功之迪治也將其者企望之辭將公其肯留乎以監我官士師此百工保安文武所受之民而

治以爲四維之輔言四方皆倚仗也此三請也公定者請公定止于洛而已西歸也肅將言人皆畏而奉之祇歡言敬而悅之無困勸公勿慮也我今西歸惟無厭怠其安民之事公留此勿替儀刑于四方則世世享公之德矣康事猶康功此四請也按王勤請其意有二公不答其意惟一新邑既建王西歸則東土爲虛非公曷託一也王歸創辟臨羣臣百官不欲以臣禮煩公居公于東所謂匹休共貞以宗禮公二也公亦知新邑不可無人而冲人初政保明未定不容舍王所以踟蹰不答獨以此與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
光烈考武王弘朕恭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
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
有成績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
孚先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

公以王命懇切而王又能以無斁康事自任故公幡
然承命也弘朕恭者言王以恭敬祖考之道廣己不
敢不承也孺子以下公贊王之辭所以管王稱己之
意而歸美于上也來相宅言新蒞洛也其大惇典殷
獻民者言祭告朝享須賜殷士士民治爲四方新君

爲周家後王恭敬之先倡也曰歎嗟之辭言王其自是宅中乂治使萬邦咸休則惟王有成績矣多子猶多士公言己與諸臣篤厚文武成烈以答衆望作周家臣于忠信之先倡也考成也昭子猶言子明指王也刑儀刑也單盡也言成就我明子儀刑乃單盡文祖之德無遺憾也此公以治洛自任也

伻來毖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惠篤敘無有遘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王伻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

此公在洛將遷殷士于洛王使人來公答王之辭也
伻使臣也來毖殷公將遷殷士于新邑王使人來命
戒也寧問公起居安寧也秬黑黍一稃二米鬯香也
秬黍釀酒擣香草和之宗廟祭以祼尸也卣中尊二
卣者文王武王各一卣將遷殷士告于文武之廟也
曰者伻將王命之辭明潔禋祀拜手稽首和休奉享
欲公代享也不敢宿急君命也惠篤以下祭之祝辭
惠順也篤加厚也敘亦順也詩曰駿惠我文王曾孫
篤之言願王惠順先德篤厚而益順之也遘遇也無
因而災曰自疾厭足也引長也考成也言萬年厭飽

王德殷士由此永遠考終無復[illegible]也王徒來殷乃承命順敘萬年之久其永觀法朕子懷恩其德朕子指王也

戊辰王在新邑句烝祭歲句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此史臣總記其年月日也戊辰者成王六年十二月之晦日也詳見疏義周十二月夏正十月也厥朋已已改歲即夏正仲冬也烝冬祭也禮四時之祭皆用

仲月周正月仲冬烝祭即新歲故曰烝祭歲也宗廟用大牢言牛舉其大者牟家無騂故但舉騂牛騂赤色周所尚也王命作冊者命有司作祝版也逸史官名祝冊逸作祝辭也惟告周公其後者祝辭惟稱周公留守蓋東都之祭周公攝之惟王來朝會賓禮諸侯殺牲禋祀上下神祇咸格王乃主祭入清廟之中太室而祼也賓猶多士四方周攸賓之賓營洛所以賓四方也王命周公後作冊者又命有司作誥冊版也逸誥謂史逸作令洛誥辭也王命在十有二月即戊辰王至之日也誥成公留則明年也公留洛即王

烝之新歲惟七年也不云留洛而云誕保文武受命者因于王留公之辭也說者謂公居洛七年乃亹然則誥作于成王之十四年矣十二月王所命作之冊又何冊邪按成王元年至二年公居東三年至五年公東征六年春公營洛是年冬十二月洛工成王與公至洛朝祭七年公留治洛經文編次甚明紛紛諸說不足據也

周公稱成王為孺子蓋國史代公之辭體成王尊崇叔父之意云爾非自周公口出也古者臨文不諱叔父如周公不當孺子成王邪此史臣尊公意也

多士

多士者周公徙殷士居洛而告之之辭按夏商之亡也夏孔甲以來五世無道而桀尤甚在位且五十餘年遇成湯而始放商之亡也紂以帝乙之子世多賢君酒誥曰成湯至帝乙成王畏相今多士亦曰自成湯至帝乙罔不明德多方亦曰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愼罰惟紂身爲不善武王一戎衣而遂誅之故自古亡天下之易未有如商者蓋其所遇者周家父子兄弟之聖而自古得天下之難未有如周者蓋其所遇者累世積德之商故自古亡國忠臣義士亦未有多

于殷士者蓋六七賢君養士士之報禮重也方紂無道人戴周仁則以誅爲幸及商既滅人思先澤則以亡爲悲故三監叛五十國亂周公破斧缺斨三年乃定而河洛之士終未肯附也河洛之地殷二十八王六百四十有四年撫茲土也商之有河洛猶周之有岐豐東人不忘商猶西人不忘周也人心所係迫之愈堅故不得不營東都倚公之重坐而撫之所以調護維持而薰染漸摩之道也然則公惡殷士乎曰否忠臣義士公敬而矜之故曰予惟率肆矜爾臣不忘君子不忘父此天之所以立命人之所以立心也天

命有興亡。人心有順逆。聖人有威德。行乎至公。由乎大順。易地皆同。何惡之有。然則謂之殷頑何也。曰此非公之言也。孔書君陳曰。無忿疾于頑。畢命曰。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序曰。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序與孔書皆非古也。若康誥酒誥洛誥多士多方。何嘗有此語。蓋聖人所不赦者。一代之憲章。而所不能滅者。萬古之名誼。伯夷叔齊叩馬直諫。武王終不以為非。若周公詆殷士為頑民。則叩馬之言。為不則德義之經。而首陽高節。為千古庶頑之首。又何以廉頑立懦。為百世師乎。嘗觀公之繫易也。于蠱之上九曰。不事王侯

高尚其事蠱受隨者也序卦曰以喜隨人者必有所事故受之以蠱隨蠱之間商周之象隨上九曰拘繫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文王之事也蠱以子幹父武王之事也上九不事王侯非首陽之兄弟與東郊之多士耶以文王終隨以高尚終蠱公蓋不忘文考之至德也不忘文考所以事殷而寧背惡殷士之不從周者乎故曰公敬而矜之是以于文王之雅稱殷士曰膚敏酒誥曰殷獻臣兹曰商王士曰殷多士曰天邑商自稱曰我小國推崇殷士卑以自牧雖聖人溫恭之至亦殷士之賢有以當聖人之褒嘉也歟

肯詆之為頑民比之于放流乎然則遷多士于洛何
也蓋殷世臣故家之在朝歆者如後世徙大姓實京
師園陵之類朝歌距洛四百里移其大族于新邑朝
夕親近勸誨以馴其不率巨室定則庶民定故傳曰
為政不難不得罪于巨室巨室所慕一國慕之即此
意也豈其放流之禁錮之乎洛城雖大不過數十里
舉殷都千里之民盡驅而閉之一城之內是後世長
平新安阬之而已民方思亂而羣率婦子流離道路
欲以弭亂所謂治絲而棼之也夫遷民以防亂非聖
人之識詆義士為頑民非聖人之心誣聖人于已往

壊名詛于將來孔書所以爲妄作耳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此史臣記公所以作多士之故洛邑新成將移朝歌世家往居之王士者尊禮之稱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句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敕殷命終于帝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

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

此以下告殷士之辭王若曰者王俾來毖殷而公遂以王命代言也弗弔者弗用憂憫也旻高遠冥邈意

喪亡也佑命猶言佐命將奉也致王罰致王者大公之罰也敕殷命革正殷之國命也終于帝終上帝之事也肆爾多士呼之也我小國謙言周也弋取也猶弋鳥之弋言天苟不付畀我信非天罔固畱殷亂而輔弼我我其敢干求天位乎今惟上帝不肯畀殷惟我下民秉天所爲惟天威明顯我是以不得辭耳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

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祗惟時上帝不保降若玆大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

我為王自稱也開闢夏桀之事也引逸不適逸言天欲引導安全而桀不肯從也崇高富貴是天所以逸明主憂勤惕勵是明主所以適于逸引逸適逸所以啟多士遷居之意惟帝降格謂天降災異如史稱桀之時星殞地震伊洛竭泰山崩之類嚮于時夏天以意嚮示之使改而桀弗能用上帝之意大為淫蕩放

泆有可討之辭如民所謂曷喪徯后皆辭也天乃不念恤聞其辭而廢其大命降致其罰乃命成湯革夏正與賢人甸治其四方也帝乙紂父明德恤祀脩德敬神也成湯至帝乙皆天所大建以保治殷而諸王亦克庸帝不敢失墜故君澤無不配天澤也在今後嗣王謂紂也罔顯于天猶言不知命命且不知況能聽念先王所勤勞于家邦者乎天顯民祗猶商頌云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也所以上帝不保降此大凶天不付畀惟以紂不如乃祖明德故降喪有辭也凡今四方小大邦如奄徐諸國之喪亡無非有可罰之辭

故奉天以罰之耳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割殷告勑于帝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

再告也我周王周先王也上帝命周割絕殷命而告其勑正之功我從事不敢貳心一順天命以往非有私意利商求位也惟爾紂自即于亡不能不歸于我周耳予其曰惟爾洪無度者指革命以後殷畔之事無度猶言無量詩云昊無度言我周寛宥爾殷無有

限量禍變之作非我黨動由爾商邑自作也予亦念
天方就爾殷大降災戾故不爾正言不甚責備也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
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句朕不敢有後無我怨惟爾知
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
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
商予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
三告也上既以天命祖德興亡曉之殷士有大戾既
不究正令乃惟欲遷之耳西謂洛在朝歌西不康寧
言以多士遷也不敢有後謂既告而不聽後不再告

加之罪無我怨也冊史籍也殷革夏命舊典可稽興亡代有匪獨今日多士皆商舊臣又推探其意言殷革夏命則凡夏之舊臣商簡用之今殷舊臣周無用者不知天命有德予一人惟聽用德今予豈敢過求爾德于天邑商商士之不得用天也故曰天邑商予惟一切大哀矜爾敢過求爾德乎此非我罪是惟天之命也夫多士國亡家破不肯從周非所謂忠臣義士與周蓋欲用之而不可得耳言惟聽用德者望其爲周不貳心之臣是多士所必不能矣公以此致責望之意而非真言多士之無德也曰率肆矜爾乃見

聖人不得已之心謂爾無德其孰非忠義者謂爾有德其孰能不叛周者旣不可用又不可棄是多士遭遇之窮而聖心良苦亦末如之何矣此公憐惜多士婉爲辭以感動之非必多士眞有此意聖人體惜愛護多士所以終于乎化耳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

四告也朕爲王自稱也來自奄者五年東征奄而歸也言我昔自伐奄歸洛予大降黜爾四國民命不忍加誅我乃明致天之罰欲移爾遠去西土比于事臣

我宗周之多遜順者不但欲移之新邑之近而已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

五告也予惟不爾殺者不食大降爾命之言也予惟是移爾遐逖之命有重申也大作邑于茲洛又非遐逖也所以作茲大邑者予惟是西土遐逖四方諸侯

無所賓禮又爾多士今已俊服可無事遠移卽兹大邑奔走臣我自多順遜所以營洛爲爾居今爾往洛所居卽爾土尚其保有爾土耕田自養斡身軀也尚寧爾身安居自逸也爾若能敬畏循理天惟付畀矜恤爾爾若妄作不克敬豈但無土于致天之罰身且不保令爾惟宅新邑以爲家繼爾居以求永爾身方强壯有幹爾方未死有年于兹洛爾之子孫乃有興起者其從爾遷于何不得

王曰又曰時句予乃或言爾攸居

又曰時猶言彼時曰語辭因上文言遷居以後之利

也于彼時始信予或言爾得所居今果然矣聖人告人委曲如此或者豫度之辭

無逸

無逸者周公以恭儉訓成王也凡人主之惡生于驕惰國家之禍成于奢侈兩者皆謂之逸故憂勤者生之徒卑約者治之本人情莫不好逸莫不惡勞聖人于民則使之逸于人主則不欲其以凡民自待以恆情自恕而獨致戒曰無逸蓋民好逸未必得逸人主好逸則無所不逸生長于富貴耳目錮于紛華不知小民之艱難則好逸優游歲月厭勵精爲勞瘁適意行樂以爲養生延年則好逸初服明作中道遇小人蠱惑鮮終則好逸任情躁急喜佞惡忠無安靖寬綽

之度則好逸而受病之源由于不知艱難不知艱難由于不知稼穡稼穡者民所以生而民者君所以生故易曰觀我生觀民也有艱難而後有稼穡有稼穡而後有民有民之稼穡而後有貢賦有貢賦而後有經制有經制而後有百官有司朝廷宗廟倉廩府庫有崇高富貴深宮壯麗之居有錦衣玉食之奉無一不依民以供無一不自艱難出君之何登枝而捐本也是以公于洛誥教王明農于豳風七月誨以稼穡此戒以無忘稼穡艱難無以惟征之供爲于田于遊于觀深思小民之依則庶乎無驕奢淫泆之事而君

德可脩有撙節愛養之意而壽命可求有謙恭受教之益而忠諫不愎有從容詳密之思而讒邪不張蓋既知艱難自視天下之人無一敢侮視已無一敢驕操心慮患約已裕民而君道庶幾矣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句其無逸句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句則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句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君子謂君也所處也猶春秋言王所禮言君所人君之所耳目玩好居處服御孰匪安逸然自賢主視之

其無一可以自逸者。蓋君享其逸。而逸非君自有也。君之逸。是乃小民惟征之供。君依小民以為逸者也。小民之供。本于稼穡。人君但知逸為逸。不知稼穡之艱難。則焉知小人之為依。故先知稼穡之艱難。是乃君逸。則知小人之貧賤。是乃富貴者之所依憑也。凡不知稼穡之艱難者。以其身未親稼穡之事耳。視彼小人。其父母勤勞稼穡。其子但知安逸。不知厥父母艱難。乃有是逸。乃習為世俗鄙諺。誕妄不檢。非議侮慢其父母曰。前人無有聞見知識。蓋以壯麗為威嚴。則薄前人之堂構為苟簡。以侈汰為得意。則鄙前人

之恭儉爲纖嗇比繼體之通患亦即

勿語者也其弊皆由不知稼穡之艱難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句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

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此再告也引殷三王之知艱難乃逸者以明之人主崇高富貴無所不得其難必者惟壽以有宴安爲之酖毒嗜慾爲之斧斤也知艱難之君惜福則能斂福敬天則能得天畏民則能長民寡嗜慾則元氣不損多憂勤則神明日新無人怨則無鬼禍養和氣則招吉祥故自古壽考之福不在優游豫樂而常得于艱難之中歷舉殷王近代事之易見者也中宗大戊也自度以天命自簡制也高宗武丁也舊在民間與小

民同力作故即位知艱難乃或亮陰者謂三年不言非常然乃或因居喪而然也雍和也此事無與稼穡艱難然非知艱難之主不能恭嘿守禮也嘉靖和美安靖也祖甲高宗子祖庚弟不義惟王高宗欲立祖甲祖甲逃居民間故與小民同力作也殷三宗享國長久者皆以其知小民之艱難而後王生長安逸不知艱難惟知有逸不知小民之依惟知有已是以驕奢淫泆禍過災生人怨神怒天年不永矣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

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句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三告也又引周之先王知艱難乃逸者徵之抑貶損也卑服謙卑服事也康功安民之功田功即稼穡也徽懿皆美也柔則闇汶徽則柔而能文恭則拘節懿則恭而能安惠鮮者鰥寡之人枯槁無色而惠之使鮮澤也自朝旦至日中又至日昃言終日不食也咸和皆和也文王不敢以下十五字爲句盤盤桓也正征也惟正之供　所當供小民以艱難生之而賢主以什一稅之者也言文王不敢以小民稼穡之供恣

遊田之費所謂知艱難也中身者文王年四十七即位九十七終享國五十年也按史文王即位之元年帝乙之二十九年也帝乙時商道未衰文王受命猶帝乙命之嗣位十有八年帝乙乃崩紂立文王事紂又三十有二年然則三分有二蓋紂之末年所受庶邦惟正之供非文王征之小民喜于歸周樂供之也而文王猶以致之于商故易曰王用享于西山夫非有二之供享之與夫子曰以服事殷夫非以惟正之供服事之與小心恭慎止仁止敬故其享國長久子孫為天子綿祺八百無逸永年信不誣也後世晉重

耳以徂詐立國遏天子取彤弓自稱侯伯身死而其子孫驕奢無度迫脅友邦朝聘供幣豈非以西伯惟正之供爲口實乎夫西伯却之而不能也晉人則紾而奪之也文王不敢以供遊盤而服事殷晉人以自供其奢侈而王室曾不得一縷一粟之入所以六卿支解子孫煙銷先諸侯亡無逸永年豈欺我哉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句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句無皇曰今日耽貪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虛去聲于酒德哉

四告也則法也法文王也十九字爲句淫蕩也于往
也觀玩樂也如春秋觀魚觀社之類逸安逸也如日
晏不朝不親庶政之類遊巡幸也田田獵也皇與遑
通暇也今日耽樂者言今日暇且爲樂也夫爲四海
之主一日萬幾何有暇時此小人蠱惑刃語非所以
訓民非所以順天爲此言者是人有大愆丕大也迷
之漸不可長始于一念而終身迷亂若殷王紂是
也彼其酗于酒沈湎狂惑死而不悔亦始于一日耽
樂耳惟師文王則可矣酒德謂以酗酒爲德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誥胥保惠胥教誨

民無或胥譸句張爲幻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呪

五告也此承上章今日耽樂之語時人丕則有愆之意而因戒王使受教也言古人雖德業已盛君臣猶以得失相訓告以吉祥相保順以道德相教誨國是明而公論彰故民無或敢相譸詐張狂以變易是非此知艱難之主虛己聽言之效也苟艱難之訓不聽則耽樂之言易入蓋邪正之幾間不容髮於是有小人敎以變亂先王正法謂民不足依謂艱難不足知

如厥子之侮厥父者譸張變幻是非顛倒將使人主
驕奢放逸至于小大之民不服則心違而怨恨不服
則口詈而詛祝豈長世之道祝與呪同有怨而愬于
神曰詛祝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
玆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
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此厥不聽人乃
譸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
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

六告也商周四王知稼穡之艱難乃逸知小人之依

故能勤儉憂惕懷保惠鮮惟民之恤所謂迪行明哲之主也其或譏人告之曰小民怨汝詈汝則皇皇然自敬其德其所怨所詈之愆則曰我之愆四王之心信有若是者豈但不敢含怒而已乎蓋其心既深知我之逸爲彼之艱難彼之艱難爲我之依視民無一不可念自視無一可逸雖怨詈之不怒而有罪則自反此四王所爲迪哲世主所當聽也若此艱難之語不聽則彼耽樂之言是從乃或有譸張爲幻者曰小民怨汝詈汝則信之不深思爲君之道不寬大綏緝其心躁擾峻厲亂罰無罪亂殺無辜天下孰不怨之

毖養厥身欲壽考安佚焉得此惟不知艱難乃逸妄謂崇尚富貴我固有也惟正之供彼當供也斬艾如草芥而靡費如泥沙喣然奰怒嚴刑峻罰少知艱難豈至于斯嗟夫譸張殺人不寬綽厥心二語公蓋深有儆于流言之殺管叔也成王猜忌之主公所以惓惓誨迪君奭所以欲致政去必非無故千載之下不能詳考其事而刪定意緒隱然可尋在讀者熟思耳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七告也語畢而嗟嘆之丁寧之所謂言不盡意忠告至矣

尚書辨解卷六終